

## 清风

■李浙平

陈建三先生,是我在瑞安城关中学读书时的美术课老师,也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一位老师。

1973年,我踏入城关中学的校门,开始我的初中学业。新学期第一周就有一堂美术课,对我来说是令人兴奋的,因为从小学起我最喜欢的课就是美术课。上课的铃声刚响过,一位儒雅的中年教师就推门走进了教室。他个子不高,有点削瘦的脸庞轮廓分明,浓眉下一双平和又似乎藏着严肃的眼睛,手臂间夹着一张较大的木制三角板和一卷铅画纸。他来到讲台前,将教具放在讲台的右上角,用眼睛缓缓扫过渐渐安静下来的学生,转过身,在黑板上用粉笔写下三个有笔锋的字——陈建三。随后,他转过身来面对我们,用缓慢而且有点低沉的声调说:我叫陈建三,是你们的美术课老师。现在我们开始上课。说完话,他将带来的铅画纸展平,拿四枚图钉将纸摺在黑板上,是一幅圆柱体模型素描写生。同样也是45分钟的一堂课,我却觉得这次过得有些快。先生在简要地讲解了素描一些基本知识后,让我们开始临摹。这时候,教室里显得很静,只有铅笔在纸上划过的刷刷声。先生在课桌间边走边停下来看学生画画,不时地指点几句。先生来到我的身旁,停留了好一会儿。我有些紧张,停下手中的笔,抬头看了看他。先生望着我,露出微笑之意,如耳语般地问了一句:画过素描?我有点胆怯地应了一声。先生示意我继续画,然后又看了一会,然后朝讲台踱去。

我之所以描述这一细节,是因为它深藏在我的记忆里,虽然时间已相隔四十几载,还是那么清晰。但是,对于那个处于顽劣年龄的我,并没有因为这堂课而去注意先生,却是先生因这堂课注意起我来。在以后的美术课上,先生开始偏爱我这个喜欢画画的学生,有时还会让我协助他将铅



画纸分给同学。这不起眼的临时任务,却在同学中产生了极大的反响,开始推举我主写黑板报的美术字和画版图,我成了班里的美术头头,还被选为美术委员。而这一切,与先生的偏爱不无关系。不久,先生将我带到了他的寝室,给我看他珍藏的绘画剪贴簿。从此,先生这间小小的寝室,便成了我的快乐之园,在这间堆满书籍和画的房间里,我第一次看到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列宾等大师的画作印刷品,读到第一本绘画技法书籍,听先生详细给我讲美术的一些事。在这间寝室里,我第一次领悟到绘画的美,也感受到先生清风一般的品格。

当时,先生的家庭还在塘下,以上世纪70年代的交通条件来说,从学校到家的往返是很不方便的。因此,先生除了寒暑假,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先生下了课,很少与其他老师闲聊,他总是在寝室里备课或作画。在我的印象中,先生是严肃的人,所以我见到先生,就很自然地收敛起我顽劣

的习性。但先生好像并不在意,总是在认真检查我的画时,才会指出要“认真”。多年后,我才体会先生这种“保留真性,自由发挥”的教育内涵,他是通过客观的引导,来激发我的主观能动性,以此启发我的美术意识,督促我在创作中提高绘画能力。每当我来找先生,他就会放下手头的事,和我说话。先生和我谈的,总是离不开绘画的话题,他是希望我在将来能在绘画方面有所作为,只是我在后来的职业选择上未能如先生之愿。但由于先生当年的引导,使我至今深爱绘画。如今,稍闲下来的我,坚持每日一画,这与先生施与我清风般的美术影响有一定的关系。可以说,先生当年对我的关心,是真正的“随风潜入夜,润物细无声”之于我对艺术探索的恩泽。

初中毕业后,我便很少见到先生了。在一次书画展览会上看到先生的魏体书法作品,才知道先生退休后,潜心于书法研究。他的魏体书法结体严谨,大气磅礴,深得刻石之味,亦如先生之为人严肃、洒脱、稳健。2009年,师姐的绿野美术学校乔迁宴上,我再次相遇先生。年事已高的先生,虽然缺少了当年的倜傥风采,但眉宇间的睿智神韵依旧。我握着先生的手,有许多的话,却无从说起,只是为先生对艺术的不懈追求而感到高兴。2012年,先生被瑞安市人民政府授予“瑞安市文艺事业突出贡献奖”。我受市报告文学学会指派,采访先生。后来,我写出《文房心灯》,收录在《艺者》(中国文联出版社出版),表达了我对先生的敬仰之意。先生之人品艺德,诚如先生自励的一幅字上所言:“淡泊明志,正直为人”。如今,先生已九十高寿。我读着《和畅——陈建三·黄燕书法作品集》(天津人民美术出版社出版),回忆当年事,品味先生书法之美,又是一番如聆师言之谆谆。

## 没齿不忘知遇恩

张鹤鸣

第一次遇见樊发稼先生是2004年,在中国寓言文学研究会(以下简称中寓会)嵊州换届大会上,他刚刚接任会长。他给我的第一印象:虽然是瘦小的个子,但说话很有激情,很有底气。他为人特别随和,特别有亲和力。我俩在曲水流觞景点合影留念。

不久,他让马长山副会长告诉我:金江先生因经费和健康的原因,已经举办了6届的金江寓言奖决定停办,希望我把力,续办该奖项。

金江先生是我高中的班主任,樊老如此敬重我的恩师,我就更加敬重樊老了。我立即联系海外好友郑乾有先生签订了10年合同,资助续办金江寓言奖。

因主持该奖项要有相应的身份,樊老连续两年为我举办了个人作品研讨会。我先后出版了4本选集,共100多万字。樊老仔细阅读,写的评论见解独到,入木三分。对我改编的戏剧作品,他还找来原著对比分析,先后写了两篇充满激情的评论文章。

有了樊老的大力推荐,我被推举为中寓会副会长,分管全国多项寓言大赛。我聘请樊老担任评委会主任,他特别认真负责,伤神伤身,令人心疼。后来,我把评委会主任的具体工作交给桂剑雄副会长,让樊老最后把把关。樊老依然那样一丝不苟,因为视力下降,竟然把决赛的稿件打印出来再审阅,实在令我感动。

他与叶蔚副会长认定我是会干大事的人,表示要全力以赴地支持我。当时,樊老是中国作协审批新会员的评委,他让我早早上交入会申请表。我说算了,我已经加入中国剧协了。他说还

应该进入中国作协,更有利于工作。我照办了,不料那一年我上交的材料被中国作协遗漏,樊老根本没有见到。第二年由于改变了审批办法,我的材料再次被无视。樊老知道后,紧急给中国作协领导写信,要求作为特例,为我补批一个名额。但因无如此先例而没有如愿。等到春节作协领导登门慰问时,樊老郑重其事为我上交了一份特别推荐信(浙江省作协也为我等三人上交了特别推荐信)那一年新会员名单公布时,樊老第一时间告诉我喜讯,并第一个向我祝贺。

我十分珍惜与樊老亦师亦友、相见恨晚的情谊,我默默祈祷,祝福他健康长寿。樊老说他的家族没有长寿基因,只怕“我忙说,我的爷爷奶奶、外公外婆都没有活过60岁,但我的爸爸妈妈都很长寿,已近百岁了,所以基因只是一个先天条件,后天的保养同样能延年益寿,樊老加油!”

可惜天不随人愿,樊老的身体每况愈下。偏偏此时的中寓会,又出了状况。那年北京的冬天特别寒冷,樊老风尘仆仆,奔走呼号,“救救中寓会!”他写了一首诗,诗中的“老树在暴风雨中苦苦支撑着,因为树上有鸟巢,有许多嗷嗷待哺的小鸟。很显然,樊老是在以诗明志,抒发自己的情怀,终于严冬过去,迎来了春暖花开的大好时光。如今,中寓会年会正在温州如火如荼召开之际,突然传来噩耗,樊老已经悄悄上路,渐行渐远了!

我想,天堂应该没有病患和灾祸,也不再有什么烦恼。愿恩师安息吧!知遇之恩,没齿不忘。挥泪写下此文,聊为老会长樊发稼先生壮行!

## 番薯人家

孔令周

一次周末回老家,在二叔家用饭,二婶拿出几个珍藏已久的番薯煮熟,竟觉得味美异常,甜香满口,孩子们都抢着要。

番薯在山区可说是一种极平常的粮食作物。清明前后,几场春雨,山垄里随处扦插即可成活。不到立夏,便是绿油油的一大片。

但是真正的收获季节要在九月的金秋过后。经过一个夏天火热的沉淀,番薯就变得膘肥体胖,圆嘟嘟的,确实惹人喜爱。我小时候,生活还比较清苦,番薯是我们这些山区人家的主食,几乎家家都有栽种。

番薯有多种吃法。比如有烤熟切片晒成番薯干的,也有磨碎做成番薯粉的。但要作为一种粮食,像谷子一样储存起来,最好的办法便是刨成番薯丝,晒干保存。每当收获季节,家家户户便在自己的山园里搭起篱排,架起刨子,随时开采,随时加工。这时候,山上就成了集市,是

一年中最热闹的时刻。

这同时就产生了一种专门做番薯生意的行当。有生意头脑的精明山民,便购进油条、油卵、烧饼、香烟等一类物品,整天挑着一担箩筐,在山上转悠。他们以物易物,利用最原始的自然经济,低价换取番薯,再挑到市场上卖,发一笔小财。我们一群小猴儿,那时一放学,就甩着一个书包,往山上跑,也大都是因为馋嘴的缘故。而大人们此时也都是很大方的,他们宁愿少几个番薯,也不会为难一年中没吃过多少糖果的孩子们。他们往往慈爱地把几个大番薯往孩子们面前一扔,给自己去换一些吃的来,不要撑坏了肚子。所以,我们都盼望着刨番薯丝,比过年过节还兴奋。

但真正的番薯丝,我们并不愿意吃。我和弟弟总是吵着要吃白米饭,而不要那吃腻了的番薯丝。有一首童谣是这样的:拖拉机轰轰响,白米饭下粳干。可见,白



米饭和粳干,对我们是一种很有吸引力的享受。

这样的日子再也不会有了。如今的孩子,吃大鱼大肉,还嫌太油。番薯,也早已退出了主食的地位,成为饭桌上的一道佐料。

## 难忘同窗大姐情

■郑育友

在这严寒的冬天,我油然想起了60年前,就读瑞安师范时的一件旧事。

1958年,瑞安县政府针对偏远贫困山区教育师资缺乏、社会失学青年就学难等问题,决定在瑞安师范学校专门招收一批社会失学青年。于是,我获得了再入学的机会。

那时,瑞安师范学校校址在现今瑞安市人民医院这里,我就读的是普师一(3)班。

在就读瑞师时,虽然政府给予我们这批贫困生免费入学,但班中少数同学因家庭经济拮据,连买衣服、被褥等日常用品也缺钱。

使我难以忘怀的是,1960年11月下旬的一天下午,天气突变,下起了纷纷扬扬的雪花。寒风吹得我浑身直打哆嗦,我用双手紧抱身上的夹袄。此时,同窗的吴翠梅、黄素梅看到我在寒风中浑身发抖的可怜相,各慷慨地掏出2元钱,并催我快去大街(今解放路)买件新棉衣御寒。

我穿上新棉衣后,全身即刻暖呼呼的。对此,我打心底感谢这两位同窗大姐的关爱之情!

今年正值我们瑞师毕业六十周年。一个甲子六十个年头,转眼似流水般地过去了。六十年来,两位大姐的爱心,时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牢记在我的心头。古人说: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对于两位大姐的恩情,直至我年值耄耋才欲上门拜访。

今年元旦,我带上小礼品先去市区

草堂巷拜访黄素梅大姐。我步上三楼,轻轻地按了一下304室门铃,黄大姐开门见有人来访,一时觉得陌生。我笑了笑说:大姐,我是阿友啊!我摘下帽子让她辨认。这下,她慈祥地笑了,并伸出温暖的手牵着我:是阿友,欢迎你到我家做客!待我进房在会客室坐定,我才向她说明是特地拜访她的:大姐,六十年前你和翠梅对我的帮助,我迟迟才来回报呢!她听了我的来由,爽朗地笑道:看你呀,这么有心还记起,我早已忘记了。同学么,有困难帮点忙是应该的,别老记在心!我将随身携带的小礼品放在桌子上给她:礼少情义重,作为感恩吧!

1月3日下午,我按同学录上的地址,乘车去文成县城寻访吴翠梅大姐。我向司机打听横河巷怎么走,司机告诉我:横河巷正在拆迁,居民已统统外迁安居,想找到除非有手机联系方式。我按联系电话拨打过去,却是旧号码,已无法拨通。我又打电话向同学徐则盛打听,传来一个令我失望而悲痛的消息:吴翠梅大姐两年前已与世长辞了。

回家的路上,我只怨自己不早些年去探望吴大姐,而今落得空悲切。我只得在心灵深处,默默地悼念,愿她九泉之下安息!

岁月不饶人,我的同窗变老了,也有少部分同学走了。不论变老与谢世,这是抹不掉的人生轨迹,但我仍牢记原瑞师党委书记高祈祥先生的话:三载同窗,终生不忘情谊。

## 消失的虱子

■金洁

现在的年轻人,没见过虱子,对虱子没有概念,可小时候的我们,很多人都曾有过与虱子“患难与共”的难忘经历。

先来科普一下,虱子是一种灰黑色寄生虫,芝麻大小,有短毛,头小,无翅,腹部大,寄生在人畜身体上吸食血液。

那是我们的小学时代,不知什么时候开始,也不知谁先开始,反正头上长虱子是司空见惯的,懵懂的我们差点以为那是与生俱来的一种现象。虱子给人制造的直接灾难就是头皮奇痒难忍,让你忍不住反复抓挠。还没吃饱的虱子,干瘪如皮屑,一旦吸饱了血,立刻变得鼓鼓囊囊的。那时候,主妇们忙完活计后站在家门口给小孩捉虱子,是非常熟悉的场景,常见她们把捉到的虱子放在两个拇指的指甲盖中间,用力挤压,啪的一声,虱子被挤破肚子,一命呜呼。

平时,虱子不仅紧紧黏附在头皮上狠命叮咬,还在头发上大肆产卵以繁衍后代,尽管它们呆头呆脑,反应迟缓,繁殖能力却很强,没几天就能让你的头发沾满星星点点的白色虫卵——虱卵。当时我的一个同学,头发又多又长,头上的虱子简直可以用不计其数来形容,课间休息时随手撩开她的头发,就有好多“膘肥体壮”的虱子赫然出现,至于虱卵,那就不用说了,成串成堆的,像白芝麻牢牢地粘在一根根头发

上。奇怪的是,平常也没见她往头上狠命抓痒,难道真应了那句“虱多不痒,债多不愁”?实际上,班里同学,尤其是女同学,很少有不长虱子的,所以即便是在课堂上,我们也会时不时地看到同桌或前排同学有虱子明目张胆地顺着头皮悠闲爬行,或者干脆在发梢表演起“荡秋千”。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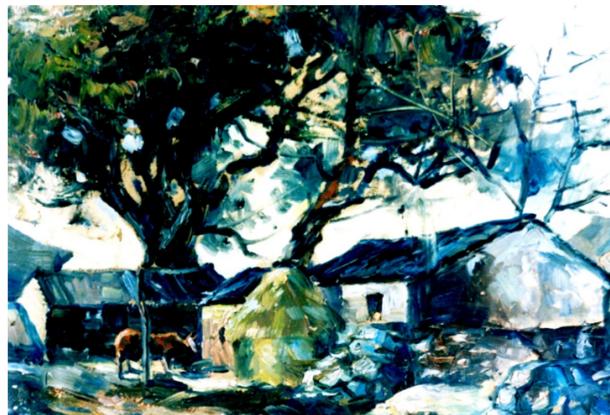
那时的我,梳着两条可爱的泥鳅干小辫子,辫梢还扎一对漂亮的蝴蝶结,看起来美美的,也算相对比较讲卫生,隔三岔五就洗头,然而不知哪个讨厌鬼神不知鬼不觉把虱子传给了我,我那乌黑油亮的头发硬生成了虱子的温床,龇牙咧嘴抓痒头皮成了每天必修课。虱子袭击是不分时间和场合的,只要它乐意,随时随地叮你没商量。白天写作业时,晚上睡觉时,帮大人做点家务时,跟同伴快乐玩耍时,可恶的虱子总是出其不意频频骚扰。印象深刻的是,有几次正聚精会神听老师讲课,那该死的虱子也不识抬举,由着自己性子兴风作浪,我隐隐感觉耳后根有敌情,便下意识地用指尖使劲一捏,还真捏到了一只肉嘟嘟的虱子。立马置于桌角,而后一边用余光防备老师和同桌,一边用大拇指指甲盖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碾它个呜呼哀哉,只是那堂课再无心思认真听讲。

长了虱子,只好尽可能勤洗头,那时没

有洗发水,我们用的是香皂,在头发上涂擦过的香皂,上面总会黏着几只虱子。有一次,一个邻居小孩在门前洗头,脸盆里竟然黑压压漂着一层虱子,就像往里面撒了一把黑芝麻,可想而知那个稚嫩的头颅曾经有多委屈。那时候,为了对付虱子,几乎每户人家都备有篦子,这是专门用于撻虱子的特殊梳子,梳齿密得只容发丝通过。把结疙瘩的头发用普通梳子梳顺后,拿篦子紧挨头皮梳下去,黑褐色的虱子和灰白色的虱卵纷纷扬扬洒落在事先铺好的白纸上,赶紧一阵猛掐,哗哗剥剥,一批令人痛恨的吸血鬼就此阵亡了。但这招往往治标不治本,总有“漏网之鱼”继续在头上安营扎寨继而传宗接代。于是,用六六粉杀死虱子的愚昧招数被广泛运用,睡觉前把六六粉涂在头发上,用毛巾包得严严实实的,第二天早上起来,打来满满一盆盆热水洗头,这下头上的虱子基本上赶尽杀绝,只是现在想来,接受这一疗法的孩子居然没有中毒,也算是命大了。

除了虱子,对于跳蚤、疥疮、烂头,那个时代的人都不陌生,不用说都跟贫穷落后有着直接或间接的关系。如今,物阜民康,这些叫人难以启齿的遭遇早就形影无踪。某一个阳光灿烂的下午,为头顶冒出一根根白发惊呼的那一刻,想起虱子相伴的童年,不禁五味杂陈。

## 瑞城记忆



周歪农家(李浙安/画)